

你是我的小棉袄

我的孩子杨杨今年上高三，踌躇满志地站在人生最关键的那个台阶上。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终于明白，这一年对自己是多么重要，不单单是一人的清苦舞台，在后台温暖的灯光里，还有她的父母和亲人们的陪练，不是她一个人在书本上孤单地舞蹈。

这孩子自幼喜欢画画儿，跟着做美术教师的大姑一笔一画地描画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，跳跃在洁白的画纸上，像一小片灿灿的光阴，照亮家庭的角角落落，她是我们最亮的那抹彩虹。因为喜欢，每年的暑期，她都会静静地坐在闷热的画室，拿起画笔，细致入微地描绘未来，实现七彩梦想。她热衷于动漫的纯真和拙朴，在平淡的日子留下心灵的涌动和可爱的小思想。她画画，然后写下美好的文字，装订起来，图文并茂，绝不逊色于书店里那些装潢精美的漫画集，是老师同学心里的小画家。

从漫画的角度讲，杨杨有点“崇洋媚外”，对美国、日本动漫中生动活泼的小道理赞赏有加，不喜欢一些国产动漫里的大人式的大道理，但对《葫芦娃》、《宝莲灯》、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等动漫，她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；这才是小孩子的动漫。她立志做一名动漫导演，我和她母亲说现在动漫专业就业形势不好，她说，正因为这个我才去学呢。想想有道理，国产动漫之所以跌入低谷，是创作者观念保守，艺术表现手法陈旧，孩子当然不领情，出力不讨好。她怀揣这么大一个愿望，试图去改变、哪怕去尝试一下，是多好的一件事。

进入高三，杨杨执意要去市里比较好的画室去集训，提升对绘画的悟性，为年底的美术专业全国统考做准备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她第一次出远门离开我们，周围一圈人揪心扯肺，但她义无反顾走向喜欢的画室，一周回来一次。起初我和她妈妈接送，后来她宣布自己坐公共汽车来往家和画室之间，车站离



她的画室还有五六里的路程，做父母的担心到极点，反复告诉她不要打黑车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次数多了她有点不耐烦，但一一答应，孩子长大了，她怕我们担心。

每次从画室回来，回到温暖的家，她总说一声“累得像小狗狗一样”，就一头倒在自己宽大的床上睡上一觉，眼都不睁一下。孩子虽在画室，但学习任务不比她的母校郑县一高轻，早起晚归，有时画到凌晨一两点，瞌睡趴在画板上眯一会儿，醒来揉眼再画，听了让我们心疼不已。我不是说自己的孩子多么优秀，我们欣慰的是最起码她树立起自己的目标，在艰苦的求知过程中并没有退却，这些都可以作为她的财富，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生出光彩，这是为人父母所不能给予的，她必须知道在今生，只有自己把握着自己的船帆。

已是深夜，有点冷，我裹紧衣襟在写一篇文章，杨杨发过来一条短信：“爸爸，我想你了！”只瞬间，我眼圈一红，模糊了双眼。紧接着又一条短信发过来：“在二楼写东西注意休息……”

孩子，我现在不冷了，你是我的小棉袄啊。

□郭旭峰

两幢房

我们在镇上有一幢房子，是一上一下连院带天井的双层小楼房，五口人住，绰绰有余。门前有一块菜地，种菠菜、青菜、葱蒜、萝卜、茭菱等家常菜蔬，一年四季门前常绿。菜地前面是一条小河，可惜小河不清澈了，河里时常飘着些旧鞋子、红绿黑色塑料方便袋，像一个人洁白健康的肌肤上生了痍痕。

邻居们也太热闹了些，大门终日洞开着，说话也都是粗声大嗓的，秘密或者私密在这里无处藏身。最西边夏家的儿子，偷了电缆被抓到派出所去了，最后还判了刑。门敞开着，夏大妈坐在屋里号啕大哭，邻居们都跑去劝她，纷纷帮着感慨，这憨小子待邻居倒从没有毛手毛脚过，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不明白电缆是国家公共财产。这小子傻憨，从小就念不进书，好容易熬个初中毕业，回来捡废品维持生活，他以为电缆也是他的财路。他错，就是错了，不识字的夏大妈，抹抹眼泪，跑我家让公公写信去农场嘱咐他好好改造，她等他回来。公公放下手中的饭碗，立即动笔。

东邻李家小两口吵架，一个上房揭瓦、一个砸锅摔盆，拿了户口簿直往民政局冲，离婚去。众人手拉手围成栅栏，拦了一个，再拦一个，他们和好了。过几天，再吵，众人再劝，演戏似的，这里的邻里都是好演员，不厌不倦，顶个热情参与不退场。等孩子大一些，两口子不闹了，教育孩子也不遮不掩，蓬蓬勃勃

勃的，绝没有自家孩子总是好的那种自以为是的。

在小镇上住像在吃火锅的现场，人声鼎沸，热气腾腾，也伴随着即便随口吐一口唾沫，也能被人看去和嫌恶的尴尬。

我和先生有时免不了生出一种向往，对与人隔绝的幽静住处的向往。在这种心念的驱使下，我们拿出所有积蓄，买了城里的一幢房，那幢房不在闹市区，近临小城的公园，北面西面植了树造成林，东南两面环水，在这里买房的人家大都冲着它的静幽和古雅。我们搬进去后，果然是古诗上的派头：“只闻鸟语响，空山不见人”。很少能看到邻居，偶尔听到门外有杳杳声，心里估摸着那沉闷的皮鞋声是男人的，有时又换成咯咯咯清脆的皮鞋声，想来是一位年轻时髦姿轻盈的时尚女郎。还有楼上时常传来啪啪啪的声音，他们家有爱嬉闹的稚儿，正是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，逗娇儿拍球取乐的好时光？一住三两年，唯我们的想象力得到空前的发挥，邻居们究竟什么模样，是不是一如想象中年轻或者耄耋，他们过得快乐还是忧伤，我们一无所知。

其实，在住进新房子的第一周，我们就开始怀念镇上的房子，那种随意、热闹，真是让人心心念念。等在老房子里住下，我们又觉得，新房子可以享有个人自由的清欢，住一住，也静幽得可爱。

在两幢房子之间奔波数次后，终于明白，人生处处是围城，我们总是在这个城里怀揣着对那个城的向往，在那城心上又如涨潮般生起对这城的留恋。而这万千情绪也算对生活爱得炙热吧！

□颜巧霞

@——投稿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·纪实连载

中国生活记忆

(3)

■文/陈煜

凭票限量供应

1960年，蔬菜被正式划为“国家二类商品”。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。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，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(100克)，但品种不限。萝卜、土豆、白菜等任择其一。但以土豆居多。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“葱票”，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、姜、蒜等，主要由“居委会”安排，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。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，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(腌青菜也凭票供应)。

许多东西要凭《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》购买，比如，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、十余斤不等；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；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；芝麻酱逢三节(春节、国庆、五一)每户供应1两(50克)、茶叶1两(低档)，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“国家二类物资”，市场罕见；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、粉丝1两、花椒半两、大料半两、木耳半两、黄花半两、碱面半两，皆按户供应。

花生和瓜子一年“品尝”一回。每逢春节光临，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(含皮)和瓜子2两(熟)。直到1965年以后，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。

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，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。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，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(当时叫卫生油)居多。花生油则在年、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。

此外，春节每户额外增发“节日补助油票”一张。凭此票可购香油(芝麻油)1两。

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(无包装，自备器皿)，超过十口人“大户”增加半斤。

酱油(低档)、醋(散装)基本是敞开供应，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。所幸不限次数。群众称之为“限量不限次”。

1959年开始，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，对大白菜、萝卜、葱、蒜、副食调味品、糕点、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，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办法。此后，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。

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

要，上海市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，141个票面。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，由粮店代发。

为了分配有限商品，北京还发放过：肥皂票、火柴票、烟票、铁炉子票、铁锅票、铝壶票、生炉子用的“劈柴票”和“炭煤票”。还有大衣柜票、大木箱子票、木床票、圆桌票、闹钟票、手表票、电灯泡票、缝纫机票、自行车票等。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，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，还不包括凭证的。

1961年底，北京又发行“工业券”。从此，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。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，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。购买范围较广：毛巾、毛毯、毛线、手帕、电池、轴绳、铁锅、铝盆、铝饭盒、搪瓷面盆、搪瓷水杯、搪瓷便盆、线手套、铁壳暖水壶、竹壳暖水瓶、运动鞋、雨伞、棉胶鞋、缝衣针、缝衣线、油布雨衣、夹胶雨衣、人造棉制品、尼龙内衣裤、皮鞋、闹钟、收音机、腰带、刀剪、进口刀片、各类箱包、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、茶叶、白酒等。

城里供应紧张，农村更困难。由于办“人民公社”，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，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，把自家铁锅、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，投入高炉熔炼，大炼钢铁。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，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，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，纷纷涌入城里寻购。然而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靠凭证或凭票供应，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。

由于票证太多，什么票买什么，很难完全记得住。

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，复杂得很，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。

商品短缺，票证奇多，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——排队。人们上街，只要见到排队，先不问买什么，赶紧先排上队再说。

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，眼看快排到了，突然东西卖完了，只好沮丧回家。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，怕再也买不到，浪费了票证。

明日关注：全民穿军服装

·传记连载

别拿村长不当干部

(8)

■文/李锐

老爸和孩子一起长大

在《爸爸去哪儿》拍摄的几个月期间，作为一个“旁观的参与者”，或说“参与的旁观者”，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五个爸爸和五个孩子之间，亲情如何日复一日加深。

改变最多的或许是田亮。

最初网上有些所谓的“专家”批评他，“将所有中国式教育的缺点集于一身”，这样的观点我非常不认同。如果真如他们所说，Cindy会是一个很失败的孩子。但是恰恰相反，她可爱、聪明、勇敢、懂礼貌、有担当，最宝贵的是她的善良，像珍珠一样时时发光。

田亮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爸爸。Cindy七个月大的时候，他就把她摆在自己面前，滔滔不绝地给她讲人生道理。女儿听不懂，自顾自倒在床上玩起来，他又把她抱起来，摆正坐好，继续听讲。

田亮自己也直言不讳，拍摄《爸爸去哪儿》是他第一次和Cindy单独相处。平时在家，他也不太习惯亲昵的举止和话语。

当然，在拍摄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日子里，田亮也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对女儿缺少爱的表达。但他愿意为了女儿去做出改变。

Angela是一个小精灵鬼，完全继承了妈妈的口才和情商。

遇到村长以前，她相信爸爸是全世界最牛的，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。直到村长命令她，“把玩具和零食都放进篮子里”，她才发觉原来村长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

面对被强行没收的宝贝，每个孩子的表现都不一样。有的哇哇大哭，有的默默忍耐，Angela却懂得第一个来找村长“沟通”：“村长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知道我妈妈把家里的好东西藏在哪儿了。你把玩具还给我，我就把好东西全给你！”

后来混熟了，我问她：“你家的好东西都有什么？”

她坏坏地笑：“呵呵，就是一些臭鞋子，臭袜子！”这个鬼精灵！

她有她的情感底线。比如“交换爸爸”的时候，虽然孩子们都不大乐意，还是默默遵守，只有Angela不管不顾，号啕大哭：“村长，我要把你装到篮子里！”她的零食玩具都被我没收到篮子里了，所以我认为，篮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。

她还是个女孩，没有大女孩的矜持和掩饰，面对喜欢的张叔叔，永远在一旁偏头托腮，专注而痴情地望着。有一次她也这样专注地望着我，我心花怒放又不敢相信，试探着问她：“Angela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呢？”她答：“村长，我有个问题想了很久。为什么我和爸爸的脸都是圆形的，你的脸却那么长呢？”

问得村长汗如雨下，心中呐喊：“问你的男神张叔叔去吧！他的脸比我的脸长多啦！”

好男人王岳伦，作为家中的“三把手”，对女儿很是宠爱，常常毫无原则，凡事都是“老婆女儿说了算”。衣服没穿好露出小肚皮不行，因为“要照顾女儿形象，否则湘湘会不开心”。头发梳得不漂亮也不行，因为“会被湘湘骂”。

印象最深的是在雪乡拍摄的那天，已经随大部队出发了，老王突然喊停，说Angela有一条围巾落在了房间，要回去取。

我马上把自己的围巾取来说：“戴我的，孩子冻不着。”

老王却说什么也不干，因为孩子每天的服饰搭配“都是湘湘准备好的”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“就差一条围巾而已，没关系吧？”

他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不行！湘湘会休了我的！”

爱女儿，爱老婆，爱得没主见没道理。这就是王岳伦。

明日关注：爱才是最重要的